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只是以为自己没戴而已

惩罚者 2

punisher

邪恶面具

韦一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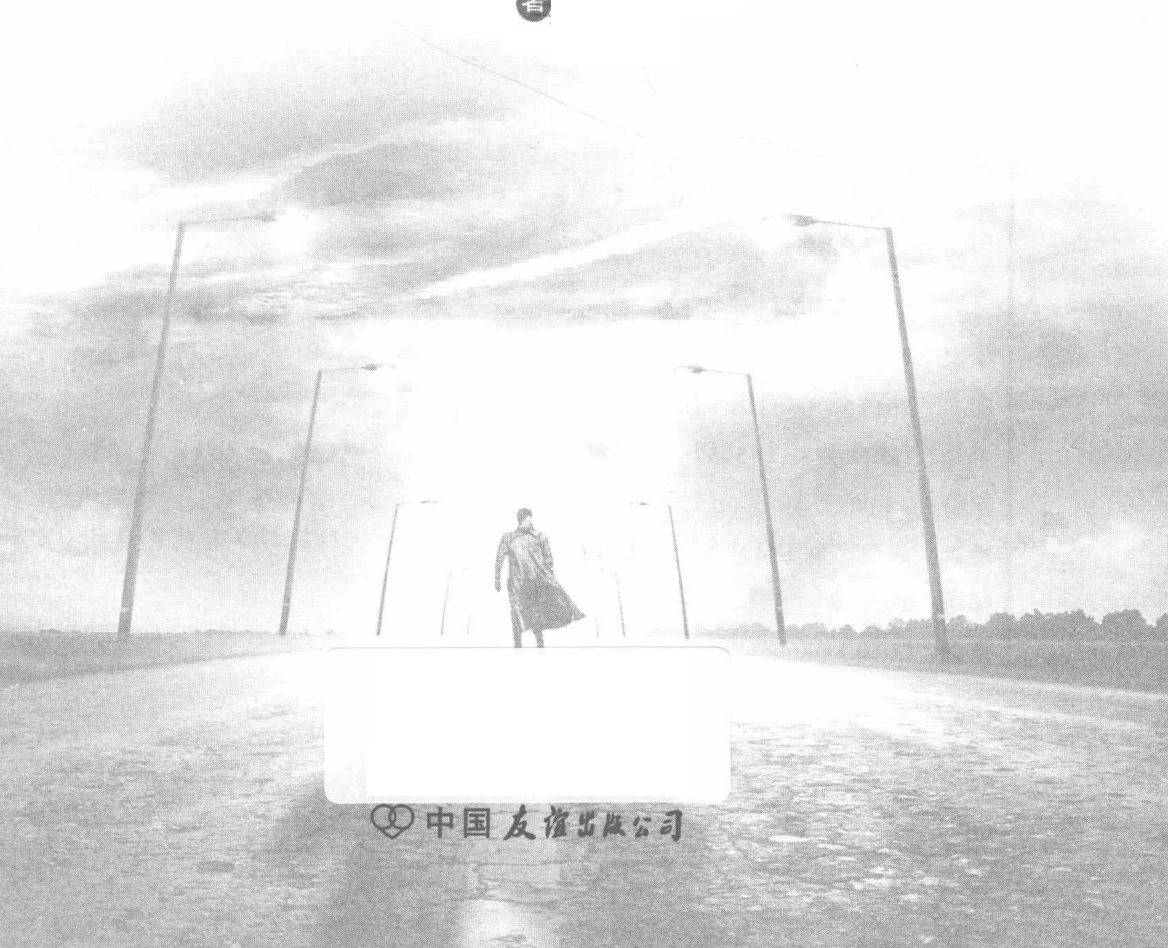
惩罚者 punisher

2

邪恶面具

韦一同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惩罚者 .2 / 韦一同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6

ISBN 978-7-5057-4074-7

I . ①惩… II . ①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1834 号

书名	惩罚者 .2
作者	韦一同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00×980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43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074-7
定价	3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C O N T E N T S

 目录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耗子秘密	抓捕许涛	凶手露馅	又死一人	有人呼喊	他的学历	又见老板	两本书籍	工厂闹事	小丑面具	光头司机	去木材厂	抢夺案情	许家兄弟	熟人所为	怪异劫案	引子
083	078	072	066	061	056	049	044	039	034	029	023	018	012	007	003	001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小莺同事	不愿归家的人	确定奸夫	奸夫即出	一把梯子	第三个死者	狡猾凶手	半夜闹事	小莺的话	再入饭店	奸夫现身	相像的人	『非常』关系	设宴	逐一排除
170	164	158	153	148	141	136	130	125	120	113	107	101	095	089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真相	抓捕	银行账户	替身	反转	亡命	追踪	特殊气味	王宇交代	幸福的小莺	老板异常	传唤奸夫	赃物	搜家	案中案
258	253	247	241	236	230	224	219	212	206	201	194	189	183	177

引子

夜里十一点，青羊镇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里还透着光亮，街道上一片静谧，连个人影都没有。

镇外两公里处的宏远木材加工厂，锯齿切割着木材，发出“哧哧”的响声，与镇上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

张东升听着这声音，满意地笑了，开车出了厂门，往镇上驶去。

路面有些雾气，张东升开得慢，大概开了一公里，看到前面路边有个人影，他减慢速度，待离得近了些，发现是一个拿着手电筒的人。

青羊镇并不大，常住的就那么些人，基本上都互相认识。张东升想看看是谁大晚上出现在这里，就慢慢往前开。那人感觉到身后的灯光，也回过头来望，这下张东升看清楚了，果然是熟人。

张东升停下车，摇下车窗，把头向外探了探。那人见状一路小跑到了车跟前，脸上堆着笑容。

互相打过招呼后，张东升问：“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那人弓着腰站在驾驶室旁说：“刚去朋友家喝了点酒，这不正往回走嘛。”

说完，他打了个酒隔，张东升不由皱起了眉头：“上车吧，我顺路送你回去。”

“好。”那人说完，却又像想起了什么，“哎，你车子前面的牌照怎么没

有了？”

张东升心里疑惑，打开车门走到车头处，正准备弯下腰看车牌，脑袋上却响起“嘭”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往前栽了下去……

怪异劫案

市郊的青羊镇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杀人案，凶手手段极其残忍，死者后脑勺被敲碎，脸部因与水泥路面撞击而血肉模糊，面容不易辨认，心脏处被捅了五刀，现场未发现凶器。

此外，与普通的抢劫杀人案不同的是，尸体的脸上放了一副小丑面具。

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上报给分局。分局局长见案情重大，又报给了市局。市局领导高度重视，指派刑警大队经验丰富的杨峰带队前往接手。

由于上一一起“女尸杀人案”的损耗，杨峰组只剩下三人，组长杨峰，绰号“疯哥”，四十二岁，十多年的老刑警，破获要案、大案无数，深得领导信任。

文雅，二十八岁，警界女干探，公安大学刑侦专业毕业，是市局特意从梓州县局要过来的人才。在诡异的“女尸案”中，文雅的表现极为出色，找到多起破案的关键线索，“女尸案”结案后，局里本来对其另有任命，哪知又出了这起抢劫案，任命只能先搁置了。

我，陆扬，二十九岁，两年前进入刑警队，至今共办理十余起刑案，在疯哥的带领，下，进步显著，善于从细微处着手，发现重要线索。

接到命令后，疯哥向大队长请示，组里人手不够，请求调配，大队长笑道：“分局会有两名案侦民警临时编入你们组，你们成立一个五人专案组，

由你全权指挥调度，你每晚将案件进展告诉我就行了。”

领命后，我们三人就驱车前往青羊镇，路上，疯哥向我们通报了案情。

尸体是清晨六点半被两名小学生发现的，他们每天早上从村里出发，先走一段山路，再沿着大路步行去镇里的小学上课，案发地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六点半天都没亮吧，小学生这么早就要去上学？”文雅有些疑惑。

疯哥回答说：“学校八点钟上课，他俩是值日生，得提前一个小时到。”

案发现场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头朝向镇子，四扇车门处于关闭状态，车子右边的地面平躺着一个人，两脚对着镇子方向，他的脸上放着一个颜色鲜艳的面具。

小学生本想揭开面具看看，却被地上大片已经凝固的暗红色血液吓得不轻，一路跑到学校，给门口的值班老师说了情况，老师马上报警，并与派出所民警一起赶了过去。

我们到现场时，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多人围观场面，只有三名男子和一个警察，地上的血迹尚未清洗，尸体、轿车却已经不在现场。

疯哥上前接洽后得知，青羊镇从未发生过如此恶劣的杀人案，为了不引起恐慌，分局刑警勘查完现场后，直接把尸体拉走了，轿车也被拖去分局刑警队做深度痕迹检测。

死者面部被毁，根据轿车车牌号初步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再通知家属前来对体形特征进行辨认，死者身份已经基本核实：张东升，男，镇上一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现场的黑色雅阁车正是他的。

张东升的手机、手表和钱包均未找到，这也是判定此案为抢劫案的重要依据。

派出所掌握的情况是：昨晚十点多，加工厂的工人赵胜打电话给张东升，告知其机器出现故障，无法作业，随后张东升从镇上开车至厂里，排除故障后离开工厂回镇子，途中被凶手杀害。

“怎么有股酒味？”疯哥嗅了嗅问。

“刚才的酒味还大一些，现场的取样已经送检了，另外还发现了碎玻璃，疑似酒瓶碎裂后产生。”回答的是分局的刑警袁权，他们已经做完了现场勘查工作，稍后会给我们一份完整的报告。

“面具在哪儿？”疯哥又问。

“我们在现场进行了初查，面具上没有发现指纹，轿车车门上有死者指纹。鉴于案情重大，我们没有在现场开车门，而是用拖车将其送至分局刑警队做深度痕迹检测。”袁权回答说。

“不错，理应如此，案发时可有目击证人？”疯哥问这话时，看向那几名围观的男子。

袁权介绍说，青羊镇是在M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新镇，虽是住到了镇上，多数居民仍然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案发时，镇里的人几乎都睡觉了，没人看到。

“脚印检测情况如何？”

袁权摇摇头说道：“路面是水泥材质，不容易留下鞋印，加之这几天夜里风大，采集鞋印就更难了。再说这路上本就人来人往，采集到的鞋印没有太大意义。不过，死者身上衣裤有磨损，经勘测证实，其被移动过。”

“从哪儿移动到哪儿？”疯哥看着地面问。

袁权走到一处地方回答：“这是轿车的驾驶位外面，地上有一小团血迹，我们推测死者面部是在此处被撞烂的，随后，死者从这里沿着车头被拖到了车子的右侧，途中有血液滴落在路面。”

我暗自点头，刚才疯哥介绍案情时，提到死者是双脚对着镇子方向的，这也能佐证袁权刚才所还原的过程。

“死者家属呢？”文雅问。

“张东升有个老婆，昨晚赵胜打电话时，他与老婆已经睡了，他接了电话离开家里，他老婆继续睡，直到今早才知道张东升死了。”

“张东升一夜未回，他老婆都没觉得奇怪？”文雅皱起了眉头。

“厂里有宿舍，以往张东升半夜去厂里处理事情，如果太晚的话就不会

回家，直接在宿舍里将就一晚，所以他老婆并未放在心上。”袁权解释说。

“十一点那么晚了，厂里还有人干活？”这是我问的。

“这个问题还是让赵胜来回答你吧。”袁权说着，把旁边一个男子拉到了我面前。

这男子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的，外貌倒是与“工人”二字匹配。之前我以为他是看热闹的，没想到是案件的关键证人。

赵胜告诉我们，加工厂规模小，只有六名工人，平日里的活计白天就能做完，遇到赶时间的客户，老板才会要求他们加班。昨晚有一批樟木需要切割，刚好轮到赵胜和梁三山加班，切割了一大半樟木后，机器突然出了问题，发出异响，赵胜给张东升打电话，他接到电话后到工厂排除了故障，谁知在回镇上的途中遇害了。

“梁三山呢？”疯哥问。

“是我。”另一名男子走过来，三十来岁，脸上灰扑扑的，身材魁梧，一看就是干力气活儿的。

“事情是赵胜说的这样？”

梁三山不停地点头：“是的，是的。张老板走后，我俩又继续切割樟木，做完后就回寝室睡了，其间并没听到奇怪的声音。”

疯哥点了点头，看着剩下的一名男子问：“你又是谁？”

我们来时，这里有三名群众和一名警察，警察是袁权，群众除了赵胜和梁三山还有一人，疯哥问的正是他。

“警官好，我是宏远木材厂的主任金志成，我们老板让我在这里协助你们调查此案，并做好后勤工作。”男子恭敬地说道，同时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包“南京”牌香烟，欲给我们散发。

疯哥摆手拒绝了他的烟，冷眼看着他问：“你们老板不是死了吗？”

“我们厂是两个老板合伙开的，我说的是另一个老板。”金志成陪着笑解释道。

他是标准的国字脸，脸上有些斑点，肤色却比赵、梁二人白了许多，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一对眼睛比较小，笑起来都快眯成一条线了。

“另一个老板？”文雅若有所思地问。

“是啊，张东升是技术入股，没出多少钱，只能算二老板，周子国是我们大老板，就是他让我过来的。”金志成的脸上始终带着谦卑的笑。

“技术入股？厂里机械出了故障都是他负责维修？”文雅追问。

金志成肯定地回答了文雅，并说以前一些老工人待的时间久，也会些简单的维修，但赵胜这批工人进厂的时间都不长，没敢让他们动机器。

之前我就有些疑惑，张东升作为一个老板，怎么半夜还要去厂里修机器，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照你这么说，现在的六个工人都是新来的？”

“嗯，最长的也没超过一年。”

文雅问：“老工人怎么全走了？”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行，加工厂生意差，一年前老板给工人降工资，他们不乐意，以集体不干为由要挟老板，老板没松口，他们就陆续走了。”

“你也是新来的？”

“不不，建厂的时候我就在了。”金志成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骄子”，给赵胜和梁三山散了后，自己也点了一支。

我琢磨着，能让老工人全部离职，估计工资降的幅度有些大。这倒让我想起以前在巡警队时调解过的一起纠纷，劳动合同到期后，老板不愿意再雇用某个员工，就降低那个职位的工资，逼着员工主动辞职。

文雅挥手扇开金志成说话时吐出的烟雾：“你的工资没有降？”

“嘿嘿，周老板是我姐夫，他看在我姐的面儿上，没给我降。”金志成看到文雅的动作，不好意思地把刚点的烟扔掉了。

张东升与周子国都是老板，金志成提到二人时的表情却完全不一样，原来有这层关系在里面。想必在他心中，张东升也不过是个“工人”而已。

“你们周老板人呢？厂里二把手死了，他都不露个面？”疯哥接过话头问。

“今天不是有一批樟木要交货吗，所以昨晚才让工人加班，周老板正在厂里接待客户。”金志成说完，又加了一句，“他可是第一时间就来现场看过了的，这位警官知道。”

袁权点头证实了他的话，并说：“杨哥，这里不是问话的地方，我们还是去镇派出所吧。”

疯哥同意了他的提议，叫加工厂的三个人跟着一起走路过去，我和文雅则开车跟在他们后面。

车速很慢，我边开边观察着路两边的地形。青羊镇离市区有二十多公里，由于是新镇，还没有发展起来，建筑以民房为主，且比较集中。

所以，虽然案发地离镇子只有一公里，路两旁却没有建筑，一边是个小山坡，另一边是田地。

张东升昨晚离开工厂时不到十二点，工厂离事发地差不多也是一公里，车子开过来只需几分钟。然而，张东升遇害后，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多才被发现，足见青羊镇的冷清。

当然，这也与凶手把尸体搬到轿车右侧有关，如果尸体是在驾驶室那一

侧，一旦有车辆经过，司机必然会看到。黑黢黢的夜晚，只是一辆轿车停在路边，自然没人理会。

可以说，凶手的这一举动为他离开现场并隐匿起来争取了充分的时间。

“这里没什么人气，大半夜开车过来还真有些发怵。”我对文雅说道。

“是啊，所以，到底是什么理由让张东升停车的呢？按袁权所说，轿车是靠右停在路边的，也就是说，张东升并不是半路突然刹车，而是按正常程序靠边停车。”

我思虑一番，得出两个结果：“要么，是车子出了问题，而张东升也察觉到了，准备停车查看；要么，是路边有人，并且那人引起了张东升的注意，让他停车。”

听我说完，文雅接着道：“那么晚，四处都是黑的，就算车子出了问题，一般人都会开回家再检查的吧，除非是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个等分局刑警队检测完车子后就知道了。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情况，是凶手故意站在路边的。”

文雅的意思很明显了，在那种时间点、那种环境中，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站在路边挥手，多数司机都是不会停车的，除非是熟人！

我往前看去，疯哥和袁权走在最前面，疯哥边与他交谈边留意着路两旁，不时停下来查探一番。金志成走在他们身后，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赵胜与梁三山走在最后，他俩也不时交谈几句。

我接着刚才的问题想，青羊镇虽然不大，可常住人口有近三百人，其中，张东升认识的少说也有一半，单是从“熟人”这方面，还真不好调查。

从表面上看，赵胜与梁三山似乎可以排除嫌疑，因为张东升是开车离开工厂的，他们二人即使在他出发后马上离开，也是追不上的，并且他俩可以互相做证案发时对方在厂里加班。

然而，如果他们是同伙且都在说谎呢？

是赵胜打电话叫来了张东升，若他们事先有预谋，那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完全可以找借口坐张东升的车一起离开，然后在中途作案。

想到这里，我惊呼：“不能让赵胜和梁三山待在一起！”

然而，文雅听了我的分析后却说：“没必要，如果真是他俩做的，他们定然早就商量好了，现在把他们隔离开，意义不大。再者，就算叫张东升出来是凶手计划的一部分，那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可以事先对机器动手脚，然后埋伏在路边，等着加班的工人给张东升打电话，这样的话，所有工人都有嫌疑。”

文雅说得倒也不无道理，要真是他们的话，案子反而就简单了，只要分别对他们进行连番讯问，总有人会露出破绽，看他们的样子也不像是反侦查意识极强的高智商罪犯。再一个，对车内痕迹的检测也能有些线索。

到派出所后，所长接待了我们，进一步讲了些青羊镇的情况。

青羊镇的多数居民仍然有自己的田地，因为离城近，农活少时会去城里找事做，留下的多是老人、孩子，青壮年不到五十个人。

疯哥问：“这里的案件一般以什么为主？”

所长回答：“警情以纠纷居多，案件嘛，一年也就几起盗窃案和打架斗殴案。”

疯哥又问：“有没有抢劫案？”

所长摇头说：“青羊镇只发生过两起抢夺案，没有抢劫案。”

（注：1. 抢劫罪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而抢夺罪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财物，使他人来不及反抗；2. 抢劫罪不但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还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而抢夺罪只侵犯了财产权利。）

疯哥来了兴趣：“案卷资料呢？我们想看看。”

所长说纸质卷宗已经交到分局了，网上能看到电子卷宗，等会儿就带我们过去查阅。

我问：“死者有没有仇人？”

所长说道：“张东升我接触过，人挺不错的，没听说与谁有过节啊。”

“他是本地人吗？”

所长点头：“是。”

从办公室出来，疯哥安排我和文雅给金志成三人分别取一份笔录，他则

与袁权去查看那两起抢夺案的资料。

因为有了怀疑，在问赵胜与梁三山时，我们用不同的提问方式问了些相同的内容，他们的回答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在表情方面，既没有反常的镇定，也没有过分紧张。

一番询问下来，我们彻底排除了他俩的嫌疑。随后分局刑警队传回的轿车检测报告显示，车里也没发现他们进入过的痕迹。

通过对金志成的询问，我们了解到，加工厂是五年前建成的，最初的规模比现在小一些，除了两个老板和金志成，只有两个工人，后来工人数增加到了六个，周老板又配了个司机，刚好是十人，之后人员有出有进，但总数一直维持没变过了。

现在的十人当中，周老板和金志成是外地人。周老板城里有房子，镇上也有房子，两边住，金志成的房子在城里，每天开车上下班。

其他人都都是青羊镇的，只不过有的住在镇上，有的住在附近的村里。

文雅特意问了去年离职的六名工人情况，只有两人还留在镇上，另外四个都出去打工了。

提到这事，金志成像是想起了什么：“你们刚才问我张东升有没有仇人，我记得去年降工资时，他去做工人思想工作，几个工人一起骂过他。”

“那两人既然觉得加工厂的工资低，怎么离职后又没去外面找活儿干？”

“这个……不好说，他们是兄弟俩，还是你们自己去他们家里看吧。”

金志成欲言又止的模样让我很好奇，再问他却始终闭口不说，似乎有些顾忌。

询问结束，金志成带着两个工人离开了派出所，走之前留下电话，让我们有需要就通知他，厂里一定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张东升被杀一案。

出了审讯室，我和文雅打算去找那兄弟俩问问当时的情况。

我没见到疯哥，就给他打电话，得知他和袁权看了案卷后，正在去其中一名抢夺违法人员的家中。

让我意外的是，这人竟是两兄弟之一。

许家兄弟

加工厂去年离职的六名工人，留在镇上的二人分别叫许海和许涛，其中弟弟许涛因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刚放出来一个多月。

既然疯哥去了他们家，我和文雅就没必要再过去，疯哥安排我们走访一下镇上的住户，看能不能找到些线索。

从派出所出来，我觉得有些口渴，就去旁边的小超市买水。付钱时，女老板见我穿着警服，又是生面孔，猜到我是来办张东升的案子的，便主动与我聊了起来。

“警官，张东升死得冤哪，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我来了兴趣：“怎么个冤法？”

“我和他是小学同学，我们的住房也是挨着的。他是个老实人，做事踏实，当了老板也没有瞧不起我们，平日里见面都会打招呼的。”

女老板说到这儿，探头往店门外看了看，我问她在看什么。

她缩回头来，神秘兮兮地说：“我看啊，他不是被抢劫，而是被蓄意谋杀的。”

“为什么？”

“我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几十年都没见过杀人案，偏偏就张东升遇着了，我看啊，没那么简单。”女老板说这话时，一副经过慎重思考的模样。